

爱情其实也是一种需要。
这个地球上几千几亿的人，
你唯独最想要她的安慰与拥抱，
那便是爱，无可替代，不能割舍。

只为爱

JUST LIFE JUST LOVE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

新博(2010)出版业蓝皮书

2009-2010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

中国出版业协会

2010年11月

北京

ISBN 978-7-309-07620-5

中国出版业协会 中国出版业蓝皮书编委会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为爱

只为爱

JUST LIFE JUST LOVE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为爱 /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039-4361-4

I. ①只… II. ①长…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3012 号

只为爱

- 著 者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责任编辑 潘 艳
特约监制 孟 祎 · 杨 俊
策划编辑 王 贵
文字统筹 冉 苒
封面设计 熊琮工作室·果丹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
(010)64813384 648133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361-4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欢迎回家	001
第二章·明明知道不应该	012
第三章·执念	024
第四章·这一瞬，你在爱我	047
第五章·第二次安然入梦	058
第六章·唯一的回忆	069
第七章·请忘记这六年	080
第八章·唯独想要你的安慰与拥抱	093
第九章·一生的恋人	104
第十章·怎么就爱上了你？	113
第十一章·爸爸爱你	127
第十二章·无人能及	136
第十三章·“呸！臭石头！”	147



目 录

Contents

- 159 第十四章·谢谢你生下了他
- 170 第十五章·四分之一帅
- 181 第十六章·给我生个女儿
- 192 第十七章·每晚都能抱着你睡
- 203 第十八章·女人欠的，他来还
- 214 第十九章·老婆，你真好……
- 226 第二十章·下一次遇见
- 228 番外·做一天的你
- 232 番外·疗 伤
- 238 番外·二 四
- 243 番外·亲爱的，你在哪里？
- 249 番外·我的宝贝



2002年，顾明珠二十岁。与男友容磊同在C大念书，梦想分别是成为世界顶级的服装设计师和建筑师。那年的七月，两人双双拿到了法国里昂国立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未来一片安好。

同年八月中旬，顾明珠的父亲顾博云涉黑，锒铛入狱。继母阮无双心脏病发，抢救无效，死亡。

前后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C市鼎盛一时的顾家，家破人亡。

那年的盛夏仿佛特别漫长，九月，秋还迟迟不来。

顾明珠在中午十二点的毒辣阳光下，徘徊了整整两小时，当她终于横下心走进容宅时，那道曾走过多次的长长走廊，比平时更为幽深寒凉。

容家的管家薇姨走在前面带路，背影曼妙。顾明珠苍白着脸跟在她身后三步左右，她裹着黑色的长袖T恤，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手臂上每个毛孔里都渗出细密的冷汗。从那年开始，顾明珠讨厌每一个夏天。

“明珠！”当她从容老爷子的书房出来，穿过容宅那富丽堂皇的大厅时，容磊正从外面匆匆赶回来，年轻的男孩额上汗水细密，延进他浓浓的眉中，表情很是着急，“你……我爷爷跟你说什么了？”

他双手抓着她的肩膀，手指的力道控制不住，她肩头的骨头很沉重地疼。好一会儿，她积攒够了力量，对着他笑：“痛啊……放手。”

“石头，我把你卖掉了。”

“啧啧，小明珠，要是你能用这样的可爱表情躺在我的身下，该有多销魂哪……”方非池不正经的声调，在极近的耳边倏然响起。

这匆匆六年的光阴“嗖”一声过去，顾明珠一下子从往事里被拉了回来，

脚步踉跄。

此时夜正浓，水晶宫殿般的大厅里，聚集着C市一大半的政要，三五成群高谈阔饮。

方非池扶在她腰上的手四下游移，嘴里呵出的热气暧昧地扑在她耳侧。顾明珠没有回头，手肘狠狠往后一退，身后贴着的那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散发浓浓雄性荷尔蒙的生物，“呃”的一声痛呼。

一个大胸美女恰好经过两人身边，闻声便看了过来。方非池立刻站直，嘴角噙着坏笑，帅气地对美女眨了眨眼，逗得对方掩嘴一笑。方非池的眼角兴奋一挑，立刻鱼一样从顾明珠身边溜开，滑入人群猎艳去了。

而顾明珠此时，被主席台那边一个刚刚入场的男子吸引住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意识到方非池如何。

被她看着的那个男子，年纪大约三十岁，身材高大，侧脸的线条深刻而硬朗。

和六年前一样，他话不多，谁和他说话，他就微笑着看着人家，认真地听，偶尔会向对方微微点头。

她站的角落光线寂寥，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周围嘈杂的背景声渐渐远去，耳边隐约有风声呼啸，像是时光变迁的声音。

顾明珠别过脸去，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她一贯平静的眼底，此时仿佛汪了两潭白月光。

一别六年，我亲爱的石头，欢迎回来。

容家是C市的大家族，政界商界都广有涉及，而家中最高掌权人容老爷子最中意的子弟，莫过于长孙容磊。

今晚既是容磊的洗尘宴，也是他加盟家族企业的一个非正式就职仪式，自然隆重非常。

方非池带着顾明珠过去跟主人家打招呼时，容磊已经被敬了一大圈的酒，墨黑墨黑的瞳孔比之前更为湿亮摄人。

其实看正面，容磊的五官是那种端正柔和的好看，年少的顾明珠曾经很骄傲很幼稚地对好友说过：她的石头，有种安定人心的帅气。

“容大少！”方非池上前拍拍容磊的肩膀。

方非池也是高干出身，和容磊从小就认识，勉强可以算是朋友。

容磊回身和他碰杯，寒暄了两句，看向方非池臂弯里的女人时，他微微一笑。

身边有别家的老总认识顾明珠的，马上为容磊介绍：“顾小姐是韦博建筑的掌门，人长得闭月羞花不说，能干得很！别看年纪轻轻的，她可是我们这些老头子的劲敌呢！”

顾明珠礼数十足，只低头浅浅地笑，留方非池替她客气地对人应酬：“哪里哪里！”

容磊也在笑，好像和在场的局外人一般无二，可是他握着酒杯的手指尖，却因为用力收紧而泛着白：“顾小姐当年可是连跳三级考上了C大的艺术系，是我们母校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女呢！自然是厉害能干的。”

他玩笑似的说，说完回过头来，看着顾明珠微微地笑：“明珠，好久不见了。”

顾明珠点头，莞尔一笑：“容总，过奖了。”

两个人同时伸出手去，轻轻一握。顾明珠眼里依旧满满的笑意，容磊的表情却冷了好几分。

宴会很无聊。

结束后，方非池开着新买的拉风跑车，载着刚刚结识的女朋友扬长而去。顾明珠在休息室坐了一会儿，等到人散得差不多了，她悄悄地从酒店的后门绕了出来，往回慢慢地走。

身后是无尽黑的夜，路上行人并不多，霓虹的星星点点根本温暖不了这沉重的夜色。顾明珠木然地一步步走，身后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辆灰色的卡宴，以极缓慢的车速跟着她。

走了一段路，心绪勉强宁静，顾明珠有些累，停下来准备叫出租车。一转身，却看到身后已经停了一辆。

驾驶室里是个不认识的中年男子，后座的车窗降下一半，一眼望去，窗边的人正微皱着眉，失神地看着她所在的方向。

顾明珠笑着招了招手，那人却轻轻地别过了脸去。她也不恼，从另一边径自上了车，往里坐到他身边。

容磊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

已是深秋的季节，他却一副燥热的模样，除去了宴会时穿的西装外套，松了领带结，白色的衬衫袖口解开，往上挽起，露着结实的小麦色胳膊。

顾明珠一进来就闻到他身上的酒味：“真喝多了呀？”

容磊面色冷淡，好像没听到她的问话。顾明珠自讨没趣，拍拍前方司机的座椅背，报了个地址：“麻烦您了！”



车子平顺地滑出去。

容磊一直不说话，顾明珠也就安静地坐着，晚风正凉，她看着窗外的景。片刻车窗忽然被升起，容磊转过了脸来，语调比之前晚宴上清冷许多：“他一直就这么对你的？”

顾明珠一愣，想来他应该是注意到了方非池的放浪，她笑：“怎么了？心疼我这个前女友？”

容磊冷笑起来：“你顾明珠都需要人心疼的话，这个世界就真的男女平等了。”

“容磊，你去法国念书，主修的是中文系吧？”顾明珠抱肩，毫不示弱地笑着说。

容磊牵了牵嘴角，两人打成平手，再无言语。

到了顾明珠说的地方，她礼貌地问他赶不赶时间，容磊漠然摇摇头，她便下车去，说是马上就来。

走到大门口，有兄弟正在喝酒划拳，看见她来都乖巧地打招呼：“明珠姐！光哥和睿睿在后花园。”

顾明珠点头，匆匆地绕过房子去后面找，那一大一小果然在那里坐着，小小的睿睿皱着眉，不知又在计算着哪颗星星的运行轨道。程光则是纯粹傻乎乎地仰头看着夜空。

程光，字裸，又字溜溜，号一脱居士，简称六六——以上均来自顾明珠。实际上，C市绝大多数的小混混都尊称他一声“光哥”。

程光的父亲以前是顾博云的手下，在某次不知杀人还是放火的行动中不慎以身殉职。程光的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改嫁，临行前，把小程光丢在了顾家的门口。顾博云是最讲义气的，义不容辞地收养了程光，把他当做亲生儿子养。

他比顾明珠小了两岁，从小时候起，一张脸就按着正统正太的标准，怎么好看怎么长。人也很聪明，先是在帮派里混得风生水起，后来觉得做混混无聊，就跑去高考，轻而易举地考上了C大。也因此，顾家的覆灭并没有波及到他。

顾明珠和他青梅竹马，友谊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顾明珠最艰难的日子里，程光毅然辍学，回来帮着顾明珠扛过了那段日子。

再后来，顾明珠走出困境之后，程光发现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当混混，于是没有再回大学继续念书，而是毅然混到了现在。

睿睿今年五岁。

他小时候，长到十六个月，看上去一切发育正常，却就是没有一点婴儿该有的活泼，不要说牙牙学语，连哭声都很少。

顾明珠带他跑了无数次医院，最后的诊断是：自闭症。当站在医院门口，拿着详细的诊断报告时，她忽悲忽喜，欲哭无泪。

在全世界的自闭症儿童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孩子智力落后，百分之二十智力正常，而睿睿则属于那剩下的百分之十：智力超常，记忆力惊人。

只是，睿睿绝少有表情，几乎不说话。

程光小正太今天又换了发型，顶着一头墨黑色韩式美男造型，他笑嘻嘻地问顾明珠：“怎么样？”容磊回国的消息还是他告诉顾明珠的。

“你说呢，能怎么样？”顾明珠在两人中间坐下，“依旧……怦然心动。”

她叹气，听得出来有点甜蜜有点忐忑：“方非池说我，一晚上眼神滴溜溜溜溜光围着他一个人转。”

程光用打量怪阿姨的眼神打量她：“嗯，那个凄凉画面我能想象得出来……”

顾明珠装了整晚的淡定，在他面前松懈下来：“六六，他变得好冷漠哦。呵，人真是奇怪啊，六年他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我明明知道他变了，可还是觉得熟悉，那个人还是他。”

“我就知道，你今晚是刺探敌情去的。”程光吹了声口哨，“明珠，其实你对容磊，就像我对我的头发一样，折腾归折腾，感觉归感觉。”

顾明珠“噗”地笑了出来。

程光帅气地整了整自己的发型：“快走吧，别让他等太久了。试探也要适可而止，你有时候真的蛮让人想掐你脖子的。”

顾明珠抱着睿睿上车时，容磊的眼神在孩子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可惜，睿睿是圆眼睛单眼皮，清清秀秀的小模样和容磊深深的脸部轮廓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明珠握着睿睿的手对他挥了挥，柔声说：“睿睿，这是容磊叔叔。咱们认识一下好不好？”

睿睿闻言竟然抬头看了容磊一眼。顾明珠惊喜不已，这孩子平时是很少正眼看人的。

看她笑得欢喜，容磊收回了目光，示意司机开车。

到了顾明珠家楼下，明珠把钥匙给睿睿，睿睿无声地下车，自己上楼去了。

司机很适时地提出下车上厕所，车上一时只剩容磊和顾明珠两人。



“你这次回来了打算待多久？”顾明珠温婉地笑，很平常地和他聊天。

容磊整个人靠在座椅上，微闭着眼不耐地扯着领带：“不一定。我爸心脏不太好，我爷爷放他退休一阵。暂时由我先接手‘有容’。”

“看来，你是准备在C市大展拳脚了？”顾明珠笑着问，“那我可得巴结巴结你，以后免不得要在你手下混饭吃的，容总到时候看在我们多年交情上，可要照应着些。”

容磊听完她的话，不声不响，连手里的动作都停了下来，默沉了一会儿，顾明珠便有些尴尬。

她正想再换个话题，他却忽地伸出手，勾住了她的脖子。她被他拉得趴在了他肩膀上，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容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容磊睁开眼，顿了两秒，他低头，看着她眨巴着眼睛故作委屈的魅惑样子，扯了扯嘴角：“我知道，现在有梁非凡和方非池做你后盾。顾明珠，你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两个人凑得极近，他说话时，带着酒气的温热气息扑在她脸上，一阵酥麻。

顾明珠往上挪了挪，柔软的身体贴合着，手绕上他的脖子，靠得他更近些，吐气如兰：“那，你要不要试试，到底是——多么不同？”

两人都是薄醉，心潮起伏却又故作镇定。

时隔六年，他不再是那个把她捧在手心呵护的石头。而她，也不再是那个被他压在身下亲热时，连哼哼都害羞的小女生。

对峙，然后容磊的嘴角几不可见地抽搐了一下，放开了她，他扭过了脸吐了一口气：“我今晚来，是想和你说清楚的。毕竟C市就这么大的圈子，我不希望我和你或者方非池，以后见面尴尬。”

顾明珠坐正了，拨着自己的长发，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清楚什么？你对我还有感觉吗？”

容磊嗤笑：“顾明珠，你未免也太自信了。”

“这是一个疑问句，你只要回答是或者否。”

“没有。”

“真无情。”顾明珠“啧啧”感叹，用手指戳戳他的手臂，被他嫌恶地躲了开去。

熟悉的小动作让顾明珠心里一阵柔软，至少这一点他还没变——那不为别人察觉的小小别扭。

“也好，我本来还担心你会不会记仇呢。不过既然你说没感觉了，也就不恨了吧？”她还在微笑，声音却低下去，“毕竟只有仍然爱，才会还在恨。”

对不对？”

年少的时候就领教过她的喜怒无常、古灵精怪。而时隔多年，容磊面对时而娇憨、时而冷漠、时而看似惆怅的顾明珠，还是有些不自主地移不开目光。

他定定地看她，她好像知道，却不回头来和他四目对望。

如果真的要划清界限，他就不会跟出来。顾明珠心里一清二楚，如果放下了、没感觉了，他就不需要“说清楚”。

梁氏高层的惯例早餐聚会上，所有人都饶有兴致地欣赏着容岩难看的面色。

在容家的小辈里面，论才貌机智能和容磊匹敌的，绝对只有容岩一个。可惜容岩的父亲不是长子，没有继承家业的资格。所以容岩再能干，容家的老爷子也从不拿正眼看他。

这些年，容岩游离于容家家族企业之外，憋着一口气帮着梁飞凡打天下，混到现在也算是C市说一不二的人物。可容磊一回来，容家所有人的目光又都在这个太子爷身上了。

但现在容岩郁闷的，不止是这个。

C市的大学城附近有一块地，最近政府打算拿出来公开招标出售。容岩提前得到了内幕消息，前前后后派出了三个评估团，下足了工夫要拿下它。梁飞凡当初也同意，可现在突然又说不能做了，让容岩气得两眼发黑的是，梁飞凡否认这个计划的原因，竟然是要给容磊让路。

“我要辞职！”容岩咬着牙，一贯的优雅贵公子气质都消失不见了，浑身散发着地狱来客的熊熊愤怒之火，“我要开记者招待会！哭诉我在梁氏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梁氏总裁贪恋美色，昏庸淫乱，打压忠臣，烽火戏诸侯！”

梁飞凡恍若未闻，享用着早餐，表情轻松愉悦。六个结拜兄弟里他是老大，容岩行二。排行老三的陈遇白，永远是冷冰冰的样子，根本看都不看容岩一眼。剩下几个小的，老五李微然和老六秦宋在饶有兴致地看纪南近期收集来的各式各样情报，纪南自己正窝在沙发里睡觉。

容岩所谓的“美色”，是指昏君梁飞凡的宠妃顾烟，顾明珠同父异母的妹妹。

那是梁飞凡的软肋。但凡这位烟小姐开口，梁总裁绝对是一口答应二话不说无恶不作的。而让容岩他们兄弟几个备感痛苦的是，烟小姐骑在梁飞凡的头上作威作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却居然对顾明珠那个敲竹杠女王言听计从、毕恭毕敬！



容岩继续撒泼，梁非凡不胜其扰，终于给了点反应，他转向一边对陈遇白说：“老三，给你二哥结算工资。”

陈遇白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稳稳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划拉过笔记本，修长的十指翻飞，不时还冷冷瞥容岩一眼：“辞职信呢？要我帮你打吗？你那些股票是不动呢、转让呢还是兑现？小五、小六，你们谁去接容二的位子？”

李微然和秦宋还没来得及落井下石，容岩猛地站起来，越过桌子“啪”一上合下了陈遇白的笔记本，骂骂咧咧地跌坐回去，郁闷地抱胸皱眉。

“一个小工程而已，没必要大动肝火的吧？”梁非凡看差不多了，悠悠地安抚。

“我是不服气！凭什么我什么路都给他铺好了，顾明珠一句话，他就能捡个现成的买卖！”容岩烦躁得一塌糊涂，一仰头喝下一大杯的牛奶，冰得龇牙咧嘴。

这几个人里面李微然心肠最好，拍着二哥的肩膀宽慰：“二哥，既然容磊被顾明珠盯上了，那他不死也得脱层皮，你丢了这个项目，安心看容磊被她折磨，有什么不好？”

秦宋符合：“对嘛！顾明珠的能耐，大事或许做不成，耍些手段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是很能够的。”

“容二，”陈遇白喝了一口咖啡，放下杯子，食指悠悠地敲着桌面，“其实你不会是——在担心容磊吧？”

容岩嘴角抽搐，脸色更难看了。

当年顾明珠和容磊的事情他几乎全程参与——顾明珠以不耽误容磊的前途为名，伸手向容家要了一大笔的钱，而后把这个建筑艺术设计系的大好青年逼得弃文从商，伤心远走出国读 MBA 去了。

现在事情过去了，想再续前缘？当真以为她自己是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

容岩想起昨晚经过容磊房间时，听到他用英语讲电话时的温柔语气，就忍不住一再地冷笑，担心？还不知道是谁要担心谁呢！

大致是在同一时间，容磊的心思也正动在那块政府招标的地上。

他回来之后，小项目启动了不少，可风声大雨点小，没什么大的影响力。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招标是政府出面，如果“有容”集团能夺标，对于“有容”的形象和容家在政界的地位都有帮助。

况且，那是个利润还算丰厚的项目。

更何况……容磊手里夹着一支黑色签字笔，沉思的时候，出于一直改不掉的习惯，笔尖无意识地在纸上涂涂抹抹。他再回神时，那份招标宣传书的地图页上，已经有一处被他重重勾勒了出来。

更何况那是他上大学的时候，租住过的地方。

那时曾经有个女孩子，常于夏夜大开窗户，放进一屋的月光、夏风和蚊虫。容磊至死都不会忘记，她曾那样骄傲地捧着他的脸说过：“等以后，我们回来买下这一整片的房子，通通按照我们的设计来盖，好不好？”

“容总？”秘书轻轻的敲门声，敲碎了容磊的一时迷失。

“‘韦博’的顾总到访。”

中年秘书笑得和蔼有礼，容磊心头的律动猛地掉了一拍，面上毫不动声色，只微微点头表示知道。等处理了手头好几份文件，他才活动了一下颈椎，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

顾明珠正等在小会议室。

容磊推门进去，窗边站着的姣好女子，踏着一双金色细高跟鞋子，小腿纤长笔直，包裹在黑色丝袜里，在灯光下闪着诱惑的丝光。她穿着一套银色的职业装，染成亚麻色的鬓发莹润亮泽，顺服地散在她背后。

顾明珠的长相是艳丽型的，年少轻狂的时候，她说自己长得太好看了，不该被衣服的设计感夺去焦点，所以她固执地穿单色的衣服，大部分时间素面朝天，一头柔顺的黑发随意地束在脑后。那时她总挑着眉很得意地对他说：石头你看，这才是——清水出芙蓉。

又是回忆，容磊无声而剧烈地晃了晃脑袋。

自从再见到她开始，频繁的回忆在他每天的生活里，几乎和安眠药一样不可或缺。

眼神几变，他在门口稍稍站了一会儿，稳住心神，敲了敲门进去，从从容容地走到会议桌的主位上，坐了下来。

顾明珠好像也正陷在回忆里，容磊清楚地看到，她的背部线条微微一僵。

转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是明艳艳微笑着的了。拿过一边的公文包打开，她递给容磊一厚沓的文件。

她不说话，他也就冷冷的。大致翻阅了一下，容磊很平静地问：“你想干吗？”

顾明珠“扑哧”一笑：“果然是大家风范，容总真是直截了当。”

容磊勾了勾嘴角，等她继续说下去。



“好吧，既然容总开门见山，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我知道你想要那块地，我可以帮你。”顾明珠说。

容磊点点头，很诚恳：“多谢。”

顾明珠皱眉：“不用谢，我也是要拿好处的。”

“哦？”

“政府招标的标底我来负责，标书你看着办，这是你的专长，我想你应该已经有想法了。而之后呢，其余的包括前期拆迁、中期设计，‘韦博建筑’会倾力为您效劳。后期的销售，如果你有需要我也可以帮忙造势。”顾明珠娓娓道来，“一句话——琐事我来处理，大头你拿，我要最终纯利润的两个点作为报酬，以及一份‘有容集团’与‘韦博建筑’的长期合作意向书。”

顾明珠简明扼要地把条件都开了出来，她说话时容磊不断点头，态度良好。

她说完了，他笑了：“顾总，据我所知，‘韦博建筑’连一支有资格证的建筑团队都没有，这上亿的工程，给你那几十个员工的空壳公司吃下去，你倒真不担心会撑死？”

容磊缓缓地说完，然后伸手点了一支烟，冷笑着透过烟雾看着坐在下首的顾明珠。

“韦博”早些年是顾博云用来洗黑钱的空头公司，后来顾家倒了，顾明珠站了出来，不知怎么就把它折腾成了建筑公司。打着正牌公司的名号，成天正事不做，带着几十个和她一样的怪人投机取巧，哪方面的活都接，整个一万金油公司。上个礼拜，调查“韦博公司”这几年状况的报告送上来，容磊足足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才看完。

顾明珠听了他的话也不恼，只是向他伸出了手。容磊一愣，下意识地掐了手里的烟。她的手却是伸向桌上的烟盒的，径自拿了一根，又从搭在椅背上的大衣口袋里掏了一只小巧漂亮的打火机出来，“啪”地给自己点上了。

“这些不需要容总操心，到时候自然有人保质保量的把房子盖起来。这一点，我会列入合约，赏罚分明。”顾明珠熟练地吐出烟圈，“我只问容总一句，要不要和我合作？”

会议桌下顾明珠看不见的角度，容磊的拳头捏得死紧，他正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不要去掐住她的脖子，问她几时学会的抽烟。

顾明珠看他抿着唇不说话，俯身过来翻开了他面前的那份文件：“喏，这是梁氏的机密标书，作者呢，是你能干可爱聪明伶俐的弟弟容岩先生，我想容总应该很清楚他的能力。当然，我相信容总自己以及‘有容’集团团队

的预估能力。而容总应该也对我们‘韦博’有所了解，我顾明珠，绝对能解决那些你正在隐隐担心的问题。”她一一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给容磊看，容磊的目光却很少停在标书上。

“你从容岩手里截过来的？”她说完了，容磊反而低下了头，不急不缓地翻着标书。

“就算你不回来，这块地我也是一定会截过来自己做的。”她很坦然，“只是时间恰好而已，你不要多心。”

容磊脚尖轻踢桌子，可以滑动的椅子带着他的人往后，离顾明珠远了些：“为什么不和方非池合作？他在背景和资金上比我更有优势。况且——你们关系匪浅不是吗？”

“哦，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找你。”顾明珠回位置上坐好，微笑，“因为这次第一我为的是打响‘韦博’的招牌，第二才是赚钱。就后一点来说，我找梁飞凡或者方非池都可以，但是要一战成名，‘有容’更适合。你看，你刚刚回来，大家都等着看容家的太子爷立功登基。这单工程如果成功了，作为你的合作方，‘韦博’受到的瞩目，不是我和其他人合作能得到的。”

容磊默了半晌，点头，很公事公办地对她微笑：“好，我会慎重考虑这个合作。”

“谢谢。我抱着很大的诚意而来，希望容总不会让我失望，毕竟我开出的条件算是优渥。”顾明珠身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张扬跋扈，现在的她，和容磊一样，十分十是一个理智精明的商人。

谈了有一个多小时，顾明珠离开的时候，就快要到晚饭时间。容磊貌似不经意地挽留了一句：“很晚了，一起吃个晚饭？”

“哎呀，真抱歉，我约了人了。”顾明珠停在门口，一双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颇为惋惜的样子，“下次吧，由我来做东。本来你回来了，我一直想找时间和你叙叙旧的，可惜你一直忙。下回我请你，一定要赏脸哦。”

容磊客气地道谢，两人边说边往外走。走到电梯口，他替她按了楼层，礼貌地道别。电梯门就快合上，他退出去，她却浅浅一笑：“其实——我不去找方非池合作，确实还有一个原因，”她轻而笃定地对着门外的人说，“他是商人，那块地到了他手里，没有可能盖出你要的效果来。”

“石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记着的。”

电梯白森森的灯光里，顾明珠的笑容忽然一如往昔。门缓缓合上，她渐渐不见。门外，容磊紧紧咬牙，目光深邃。





第二章

明明知道不应该

JUST LIFE JUST LOVE

繁华的C市依旧每天日升日落，在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它平静地迎来了这一年的第一场雪。

睿睿夜里踢被子感冒了，正趴在宽大的书桌上一边咳嗽一边玩拼图。程光照例一边看着他，一边听着手下报告一些打家劫舍乱七八糟的事情。

睿睿的眉清目秀大概是来自他的妈妈高幸。

高幸是C市排得上号的大美女，就职于顾明珠那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建筑公司，和顾明珠一样也是个女强人。睿睿认人，所以顾明珠的公司一忙，睿睿便被送到程光这里。

早上起床时，顾明珠把睿睿裹成一只小粽子，小男孩不耐烦地扯着围巾，不肯就范。大概是好几天没看见妈妈了，小睿睿心情有些糟糕。顾明珠急着去上班，就哄他说今晚把幸幸揪回来吃饭，他这才乖顺了一点。

然而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夜色沉沉地压下来，幸幸和顾明珠都迟迟不见影子，睿睿爹毛了，饭碗推得老远，小脸涨得通红，闭着眼不停地尖叫。

程光最得力的手下阿三跪在椅子旁，抱着睿睿的腰直喊“睿哥”。一帮砍人如砍西瓜的大汉，拿着各式各样的玩具糖果，你推我我推你，笨拙地哄着这个超高智商的小子。程光一手捂着耳朵，连续拨了几通电话给顾明珠。

那时顾明珠正在一个重要的饭局上，和高幸双剑合璧，轮流地使美人计车轮那个土财主。

土财主的爪子已经按上了幸幸的翘臀，幸幸鱼一样滑溜地对付着。

看幸幸笑得勉强，明珠有些窝火，可是对方财大气粗，她们得罪不起。程光催命一样地催，她想想实在没办法，只好让他把睿睿送过来，到楼下开